

蓝月亮

LAN
YUE | IANG |

本书注重人物的心灵刻画、贴近现实生活、关注民情民生，对社会底层的世相百态有着深切的理解与同情，鲜活生动的语言和精巧传神的布局结构，有利读者对作品的把握与解读，对中学生或初学者更有指导意义。

张格娟◎著



YZLI0890145487

台海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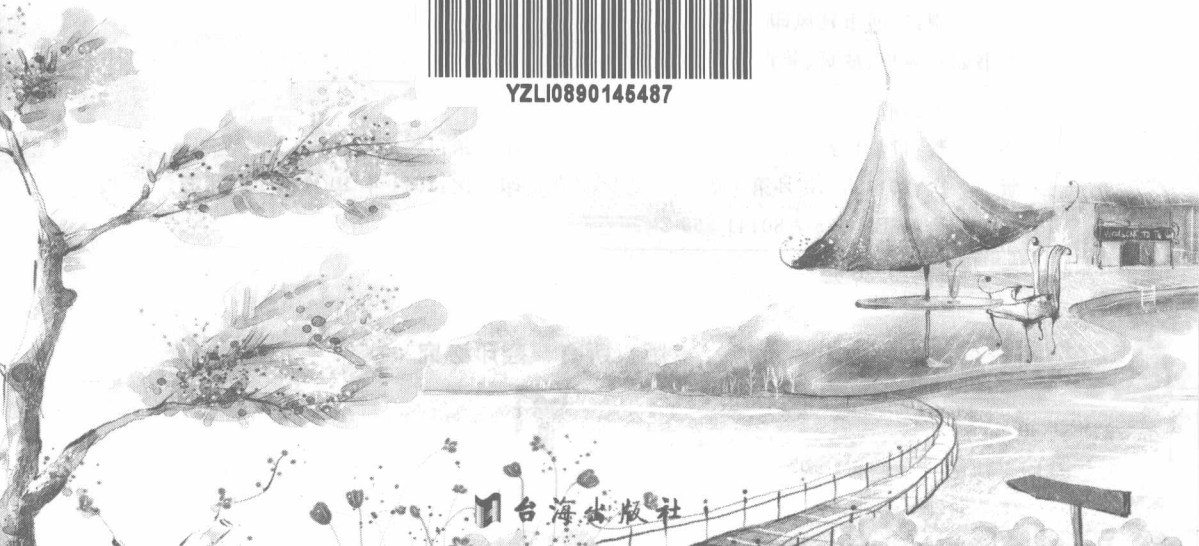
蓝月亮

LAN
YUELIANG I

张格娟



YZLI0890145487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月亮/张格娟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80141-869-2

I. ①蓝… II. ①张…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3934 号

蓝月亮

著 者:张格娟

策划编辑:马 强 岑诗琦

责任编辑:禾 月

装帧设计:小 梁

版式设计:晓武工作室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邮政编辑: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1/16

字 数:176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41-869-2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蓝月亮
contents
Lanyuehang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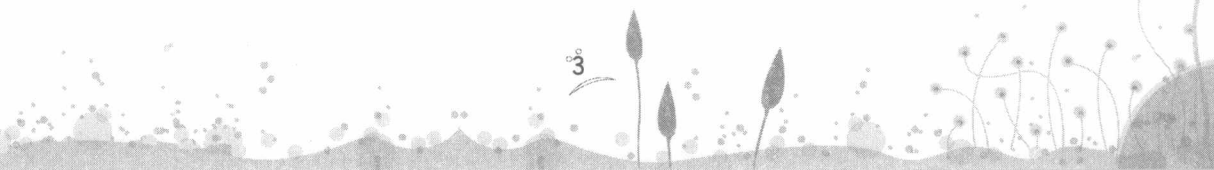
电脑时代的女儿	1
百度张格娟	2
牧场风云	4
过 年	6
七彩铁轨	8
补 丁	10
南瓜笑了	12
旗 手	14
皮小毛的光头梦	16
种 太 阳	18
小时候我是个笨蛋	20
再内向一点多好	21
小 草	24
残 疾	26
中 秋	28
欠娘一个吻	30
大红灯笼高高挂	32
触手可及	34
太阳花	36
望 乡	38





最后一片树叶	40
陪你一起去看海	42
蓝月亮	44
梨花泪	47
儒林巷56号	49
火城	51
对不起,亲爱的嘴	53
麦田地图	55
废墟上的蓝莲花	57
喊一句嫂子泪流满面	60
指尖花开	62
凤凰旗袍	65
巴扎克的草原	67
唢呐情深	69
地界	71
地娘	73
天堂的颜色	76
李生	78
向着太阳奔跑	80
兄弟	82
媳妇	84
樱桃红了	86
醉鸡	88
桃花朵朵开	91
天凉好个秋	93
刘老蔫的对与错	94
女尼梦	96
青皮	99
三德叔的斑马线	100
拴娃	102
会说话的石狮子	104

我爹给名人签名了	107
鞋 中 鞋	109
光棍也得有后代	111
黑妞哭嫁	112
打工归来	114
大乔出门	116
口 红	118
隔年九月	120
桂香的婚纱	122
碗	124
水莲的手	126
幸福像伞儿一样开放	128
团 圆	130
红 指 甲	132
寻找一只跳蚤的下落	134
你看你看南瓜的脸	136
爷爷奶奶的爱情	138
出 逃	142
处 方	143
花旦乔玉儿	145
精品女人	148
魔 镜	150
林小可的小资爱情	152
琵琶弦	153
双 刃 刀	156
雪雕新娘	158
麻花辫子	160
醉 马	162
蝶 变	164
秦腔吼起来	166
房子半边盖	169





姑娘不对外	170
锅盔像锅盖	173
面条像裤带	175
碗盆不分开	177
油泼辣子也是菜	179
手帕头上戴	180
不坐椅子蹲起来	183
睡觉枕石块	184
半壁瓷	186
当了一回手机托	188
电话情缘	191
红 纓	193
火 狐 狸	195
紧急分娩	197
猫 事	199
墙	202
秋慧的产假	203
桃 花 雪	205
天 浴	207
戏 子	209
恩 人	212
扶 贫	214
贩 卖	216
寻找一只鞋子的下落	219
谁拔了龙王爷的龙须根儿	221
忙人魏老	223
双味爱情酒	225
又见杜鹃花儿开	227
谁骂了乡长的娘	229
重 逢	231

电脑时代的女儿

我刚下了夜班回家，老师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她让我到学校里去一趟，说，女儿考试得了零分。

什么？零分？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狠狠地用指甲掐了掐自己。我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

我重新拿起手机，查看了刚才的通话记录，确认是女儿老师的电话，我才明白，是真的。

我以最快的速度直接找到班主任老师，我对她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考了个零分，我要为女儿查试卷。

老师没有说什么，她把我带到一间堆放试卷的办公室。她说，全年级所有的考试试卷都混放在一起，你自己看吧。

我抬起头看了看，整沓的试卷像山一样堆积着，如同造纸厂的原料库。

没办法，我从学校的考试试卷中，四千多个学生的试卷，我一张一张翻找着。但最终结果还是让我失望。

我惊讶地和老师交流，才明白，原来整个年级，成绩为零分的有十多名学生，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老师挑出了那些得零分的答题卡，竟然惊人的相似，上面居然没有班级姓名，班级里有着千奇百怪的符号，他们大多在年级一栏写着：#、%、&……姓名一栏写着：\$~小妖#、鱼儿&*、@王者#”，一大串这样那样的符号，我的头嗡一下子大了起来……

晚上，放学归来的女儿，哼着小曲进了家门。此时，气急败坏的我，扔给女儿一支笔，一个作业本。我说，写，在纸上写你的名字，女儿一口气竟然写了二十多个，什么丫丫小乖，猫儿@%，\$~8龙女，##3小鱼，一长串这样的名字，对于父母给她的名字，她压根儿就没有记起。

我压抑住心中的怒火说：“张羽清，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女儿茫然地望着我，似乎我是在说别人，与她无关一样。

我拍着桌子，吼道：“张羽清……”女儿好像受到了惊吓，她的身子



蓝
月
亮



猛地坐直，她说，对不起，妈妈，同学们叫我猫夭的时候多一点。

我苦口婆心地对女儿进行了教育，而她的两只手却按在膝盖上，情不自禁地平放在腿上，五个指头不停地空敲着。

我说：“张羽清，你的手怎么了？”她茫然地盯着我，说，对不起，妈妈，我又以为在摸电脑键盘呢？

在我的逼问下，她停顿了一会儿。

然后，她从沙发上抓过猫的头，右手食指嘣嘣地向下不住地敲着猫头，我才明白，当初买猫时，我坚决不同意，她却抱着这只猫，给她命名为鼠标。她一次又一次地按猫的头，那只猫终于不耐烦了，喵呜一声，逃走了。

她又对着家里的小狗喊了一声，键盘，过来。那只可怜的叫键盘的狗儿，又成了她的电脑部件。

我说，张羽清，无论如何，我还是带你回老家待一段时间，她说，妈，那把我的笔记本电脑也带上吧。

我说算了，那里四面环山，通信不发达，还是别带了，带也没用，再说，那个地方，连一根电话线也没有，照明用的蜡烛，带个电脑有什么用处呢？

她蔫蔫地说了一句：“妈，那样，我会死的！”

我重重地将自己扔在沙发上，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做？

百度张格娟

某一日，望着电脑屏幕，我突发奇想，百度一下“张格娟”，将自己进行了一下人肉搜索，我动了动键盘，一下子就百度到了N条关于张格娟的词条。

第一个张格娟是一个刚毕业求职的大学生，她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子，长一张周迅的瓜子脸，能让人一眼都生出爱怜的感觉。但在她的照片下方，我看到这样的一条跟帖，眉眼脸形再怎么整容，你也成不了周迅，还要坚守你是你自己。后面署名是“爱你的宏宏”。

看到这里，我突然间非常兴奋，看来，这个90后的大学生为了找工作，自己掏钱去整容，至于她的学业，没有人去评说，对于她的整容，却

众说纷纭。

有的人回帖，说道，这有什么，现在这年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为了寻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也为了找一个好老公，美容何罪之有？再说了，好多单位宁肯要整过容的假面孔，也不希望有一个恐龙级的妹妹跑出来吓人的。

看来，这个可怜的姑娘也有人同情啊！在此，我这个局外的张格娟不作任何的评论，我感觉到，存在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和道理。

第二个张格娟是一个村姑，我的好奇心被提了上来，我一定得继续看下去。原来这位张格娟却是个冤魂，她已经被杀了。村姑张格娟，本来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经营着一个小商店，日子过得殷实而快乐。然而，由于老公找了对门的一个寡妇当了情人，蒙在鼓里的张格娟，被情人约到了一个池塘边，可谁知，却被情人推入了池塘里淹死了。杀了张格娟的那个女人，被迫要和她的老公结婚。

此时，老公才知道妻子有多么贤惠善良，他每天都在网上念着她的好，老公每天都在自责和忏悔中，将自己的思念结成一些小碎片，供大家以此为戒。

我继续搜索着，第三个张格娟是一名五十多岁的妇产科医生，医治患者无数，用她自己的话说，一辈子看尽摸遍了女人的屁股，到头来没有认识到一张重要的脸。女儿大学毕业后，宅在家中，每日里把门关起来上网，有时候，整日整夜地玩，她感觉到自己有再大的医术，也难解女儿的病，她常常望着手术刀，自言自语道：“是谁病了？是自己，还是这个社会？”

其中有一个张格娟，长得五大三粗，络腮胡子，对于名字的起源，他这样解释，说他小时候，体弱多病，有一次从死神手中捡回一条命之后，一个算命先生说了，只有起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才能保住这个孩子。母亲就给他起了张格娟这个名字，他说，为这样一个名字，竟然后来找媳妇都成了困难。无可奈何，最后，只得改名。可是，一个人的名字，却不是那么容易说改就改啊，要一趟一趟地跑公安局，最终，也没有改成。

还有一个画家张格娟，画得一手好写意，非常精美，却性格孤僻，一生未嫁，在画坛上也小有名气，她留短短的男式板寸，手执香烟，一副迷离的眼神，缥缈而虚空，让人一眼看不到秋天的感觉。

网络中还有好多个张格娟，一共有数千条关于张格娟的信息，我不停地手握鼠标，不停地翻页，直到翻到胳膊酸痛，我才真正地找到了我自



蓝
月
亮



己，然而，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的照片被人PS成别的人，我望着眼前茫茫网海，我在想，千千万万个张格娟，哪个才是我呢？

我依然迷茫地问：“张格娟是谁？我又是谁呢？”

牧场风云

儿子上大学走的时候，父亲坚持要送儿子去学校。儿子说了，爹，不用麻烦你了，我知道路线怎么走。

父亲还是有些不放心，他替儿子一遍又一遍地打理背包，一遍又一遍地交代一路上要注意的事情，还时不时伸手替儿子拍拍身上的土，或者为他掖一下衣服领角，儿子时不时用手拦着父亲说：“爸，我都是大人了。”父亲还是不断叮嘱儿子，在学校要努力学习，儿子不耐烦地答应着。

把儿子送到门前公路的汽车上，父亲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直到汽车的最后一缕尾气散去，父亲才蹒跚着走回去。他得努力去劳作，不让儿子在学校受半点委屈，虽然他们家的家底不是太殷实，但总归让孩子生活幸福是每一个父母最大的愿望。

儿子到了学校的第二天，就打来电话报平安。儿子在电话里说：“爸，我安全到学校了。大学校园很美。”

父亲还想说什么，儿子在那头已经急不可耐地挂了电话，父亲听见儿子最后一句话是“爸，我不和你说了，我的羊被偷了。”父亲疑惑，儿子上的学校是一个电子工程的学校，不是农业院校，怎么可能有羊呢？可能是自己听错了。

“哎，老了，真是老了。”父亲摇了摇头。回想着自己听错了的那句话，父亲把自己也给逗笑了。为了让儿子平日里好好读书，他从来不让儿子进自己家的圈舍一步，就连递个铁锹那样顺手的活计，他也从来不让儿子沾手。他常常看着儿子光滑的手，想，这哪是做这种粗活儿的人，这分明就是握笔杆的，不像老子。父亲只知道握笔杆子是最轻松的事情，不像他，成天里不是打扫羊圈的粪便，就是伺候那些下崽的羊。不过，这个辛苦值得，儿子考上了大学，当老子的脸上也有光啊！只要儿子努力学习，他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儿子考到了满意的大学了。儿子从此以后不会再像他一样了，父亲很

欣慰。

过了一些日子，儿子打来电话说，爸，我们这个专业没有电脑不行的，你得给我寄上一些钱，我要去买一台电脑，那样学习方便。

只要有利于儿子学习，父亲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给儿子寄了五千块。儿子不知道，那是父亲卖掉家里十几头羊的钱，父亲看着自己那个虽然破败，但却能够继续养活几十头羊羔的圈舍，眼睛有些混浊，他不知道，自己能为儿子再做些什么了，他只有不断地让自己的羊再生小羊，把小羊再养成大羊，这样，自己就可以为儿子赚更多的生活费。

父亲寄给儿子的钱，儿子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父亲的儿子很勤奋，他每天早晨都早早起床，有时候凌晨两三点起床，他的地里种了很多菜，房子里养了不少的牛呀兔呀的动物。还要不定期地去圈里打扫粪便，打打蚊子，儿子为自己的农场买了一条狗，要定期给狗买狗粮。为牧场雇了一个猎人，为他管理牧场的动物，可那个家伙，如果不给他工资，他就呼呼睡大觉，曾经好几次，他忘记付给猎人工资，牧场的动物让人抱走了好多。儿子只好不停地给猎人发工资，不停地帮助动物生产。收获，再养殖，儿子的日子过得很努力。儿子知道，只要自己勤奋，他一定能够达到巅峰。

父亲在田间劳作累了的时候，他想休息时，就想到了儿子，无论多么劳累，他都咬咬牙，忍了下来，父亲终于累倒在地里，被乡亲们护送到医院里，同村的人都说要打电话把儿子叫回来，父亲不肯。

父亲说了，儿子在学校里读书呢。

此时的儿子，忙着收菜、种菜，忙着打扫圈舍里的粪便，他没有心思给父亲打电话，也没时间，他很忙。

儿子终于一步一步从零级升到了最高级，他需要更多的钱来饲养更多的动物，养牛，挤奶并卖钱，卖更多的钱，儿子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升到最高级别的他，需要有更多的钱来支持他，他想当牧场主，想当黄钻用户。

父亲在医院里住了两天，就悄悄出院了，他记着自己圈里那十几只羊，还有那头快要下牛犊的奶牛。

他刚回家。儿子的电话就来了，儿子说了，爸，再给我寄些钱来吧。

父亲问都没有问儿子要钱做什么，就给儿子寄了过去。

儿子又继续经营着他的牧场。他一片又一片地开垦着。

父亲每隔一月左右就要给儿子寄些钱过去，父亲知道，儿子上学很辛



蓝
月
亮



苦，需要更多的营养，也需要买学习资料。

儿子从卡里取到钱的时候，亲着那一沓可爱的人民币，儿子的笑容是真切的。

儿子终于升到了更高的级别，当他又准备打电话给父亲时，意外地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父亲说：“儿子啊，别怪父亲无能，父亲把咱家所有的羊呀，猪呀，牛呀，全卖光了。”

此时的儿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没有钱的支持，他的满圈的动物都将要被饿死，儿子在电话里埋怨父亲说：“都怪你，现在我的动物没有饲料了，它们快饿死了。”

父亲在电话里茫然地问着：“什么动物？你说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嘟嘟”的一阵阵忙音……

过年

惨淡的阳光一股脑儿射在了村中间那个向阳的角落，屋顶白皑皑的积雪泛起了亮光，晃得人眼睛生疼。

腊月二十三，北方人祭灶神的日子。从这天起，大多数在外做工的人扛着铺盖卷回家过年了。

爹走出那间低矮的瓦屋，开始收拾自己谋生的家具到外村去揽活儿。那个跟随他多年的爆米花机已经浑身黝黑，那是煤烟和岁月的痕迹。

八岁的姐姐，头顶扎两条小辫子。她问爹，今天还出去吗？

爹是一个半哑巴，他是半路失语的，只能听见，说不出来。憋足了劲从喉咙里蹿出的只能是呀呀地声音。其实，这样的哑巴最痛苦，比那些又聋又哑的要痛苦千万倍。

爹用手比画着，说，打工的人都回来了，会多给孩子们一点钱，我也就能多挣些钱，昨天在五里庙，今天去七里河。

姐姐明白，爹为了多挣钱给自己交学费，他一天换一个地方。

爹头戴破棉帽，身上那件棉袄已经千疮百孔了，白白的棉絮露在了外边，扎眼。

没有女人的日子真难过啊！

姐姐悄悄地跟随在爹的身后，她的小脸儿冻得通红通红的。村里人都

自己笑称说，这叫“高原红。”她的棉裤是娘前年缝的，已经露出了半截脚脖子。她只能将袜子筒高高地拉起，可脚脖子还是皴裂了。

妞妞始终和爹保持着一点距离，不能让爹发现她。

爹翻过一道梁，又越过一道岭。妞妞看到雪地里的爹只能是一个黑点在一点点移动着。爹停下来歇息的时候，妞妞也歇了下来。

大约走了七八里路程，爹摔倒了几次，妞妞比爹摔倒的次数还要多些。

到了七里河，爹支起炉子，红红的火苗儿蹿起老高，妞妞这才蹦到老爹的跟前，帮爹拉风箱，咯吱咯吱，声音传出老远。

爹不能像别人那样去吆喝着招揽生意，他每次出门时，带上自己家的玉米粒，先爆出一锅。其实这也是一种宣传，更多为了试一下锅的火候。孩子们也许是听见了爆米机的声音，也许是闻到米花浓郁的香味，一下子都像赶集似的跑出来了。

爹不声不响地摇着米花机手柄，他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就拎起机子，塞进铁网兜里，抓住扳手，猛然间用力一拉，随着呼的一声响，一股白烟升起，白生生的爆米花溢了出来。

好香啊！大人孩子们都一齐叫喊着。

孩子们都争着抢，有一两个调皮的，趁机抓一把塞进嘴里就跑，爹呀呀地驱赶着他们。主人们及时地拿起簸箕，将米花端走，走时扔给爹两毛钱，爹顺手给了妞妞。人们都笑说，哑巴的女儿还是个机灵的二当家。

爹就这样一个村子挨一个村子爆米花。腊月三十了，家家户户门框上贴大红的对联时，爹才带着妞妞回家过年去。

经过镇子，顺便给妞妞买两朵鲜艳的头花，割两斤猪肉，父女俩少有的高兴。

除夕夜，爹为了让妞妞开心，拿出鞭炮劈里啪啦地在院子里响起，妞妞拍着手跳着蹦着。

热闹归于平静了，父女俩在火炕上守岁。妞妞说，爹，娘啥时候回家？

爹的目光暗淡了下去，风儿沙沙响，伸长了耳朵在偷听妞妞的话。

娘原来是一个戏子，人长得水灵灵的，可娘受不了乡村的穷困，她常数落着爹说，要不是妞妞，我不会嫁给你的。爹总是好脾气地笑笑说：“日子会好起来的。”

娘是城里人，为什么会嫁给爹这个老实的乡下人？妞妞隐隐约约感觉





到好像与自己有关，从娘的话里，她能感觉到。

娘还是撇下爹和妞妞一个人悄悄地走了。

娘走后，爹突然间说不出来话了，爹成了哑巴。

那年，妞妞六岁。

六岁的妞妞总抱着院子里那棵小槐树摇晃着说：“回（槐）树，我娘什么时候回来呢？”槐树的叶子在刷刷地抖动着。

妞妞哭了，她感觉，满树的叶儿都像自己的眼睛，在巴巴地盼望着娘能回家过年。

日子就像手心的泥鳅，轻轻地一滑，妞妞就出脱成了大姑娘。

大学毕业后，妞妞在一家报社当了记者。爹依然还会在腊月二十三出门去爆米花。妞妞知道，那天，是娘出走的日子。

除夕夜，妞妞对爹说：“爹，我带你到大医院去治病吧，你的病医生说能治好。”

爹用手比画着，说，土都拥到脖子根的人了，算了吧。

妞妞含着泪水说，爹，我一定要治好您的病。我见到娘了，您虽不是我的亲爹，却是世上最好的爹。

七彩铁轨

小站上，年轻的妈妈木然地望着呼啸而过的火车，向它们挥挥小红旗。

小站很偏僻，几十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只有不断飞驰的火车打破这寂寞。女人还是感觉到寂寞。

女人的身旁，坐着自己七岁的儿子，儿子自从生下来，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被医院确诊为先天性脑瘫儿，女人找了好多家学校，学校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着女人。

女人也放弃了努力，她想用自己的力量来教育儿子。

女人本不是铁路工人，她只是一个随从的家属。

那年，男人在小站上工作，为了一个铁轨上玩耍的孩子，男人顾不了家里才出生两天的孩子和坐月子的女人，毅然将那个孩子救了下来。而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孩子的病是女人在男人死后才发现的。女人忍着强大的悲痛，将男人埋在了铁路的旁边。女人强打起精神，向车站提出了要求，她要在男人原来工作的小站，陪着男人的灵魂。

车站领导看孤儿寡母的，以后的日子也艰难，就应了她的请求。

男人死去的痛女人能够忍受，可孩子的病却让女人的心如同滔滔的海水波澜起伏着。医生们都摇着头说，这孩子，怕是一辈子都是个累赘啊。有人就跳着圈儿给女人说，你还年轻，不能让一个这样的孩子拖累了你啊！女人听出了话外音，她们的意思，让她扔了这个孩子。女人说了，不能。孩子再傻，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劝说的人无语，摇摇头走了。

女人在小站上坚守着。空闲时，她就到男人的坟边去陪男人说说话。

女人在坟上，栽了大朵大朵的黄菊花，每到秋天，黄黄的花儿在风中摇摆着。不知不觉中，一晃六年过去了，岁月这把利剑，一下子把太多的快乐和不快乐都割断了。女人意外地发现，男人坟头上，除了黄菊花，还多了好多不知名的小野花，红的黄的，紫色的，煞是好看。

女人望着在纸上画铁轨的孩子说，娃，那些花儿是你栽的吗？孩子歪着头，口水顺着嘴角拉下一道长长的线，他说话总是很含糊，听不清。他用手比画着对女人说：“妈妈，是我的，我想让爸爸住在七彩的世界里。”

女人的泪水一下子滑落了。

她感觉有了希望，儿子并不傻，谁能说自己的儿子傻呢。女人同时也惊奇地发现，儿子画的画儿好漂亮，他画长长的铁轨，而且，儿子画笔下的铁轨不再是冰冷的凉森森的铁锈色，而是，有着七彩颜色的轨道。

女人的眼前，一下子开出各色的小花，她感觉，那个每天都和列车交锋的铁轨，有了温暖的色彩。

女人就找来各种画画的书，儿子照着书上的来画，每天如此，儿子也不厌其烦地画着，他的每一幅画，都是千遍万遍，女人疼惜儿子，他给儿子说，累了就歇一会儿，别太伤脑筋了。儿子仍然在作画，他沉迷其中了。

生活总是有着太多的不经意，女人无意看到了背着画夹写生的流浪画家。画家会在夕阳的那抹余晖下，画着小站的铁轨。然而，画家也没有想到，女人也没想到，等到画家的油画完成，儿子的一幅夕阳下的七彩铁轨也完成了。

儿子拿着画，奔到了画家的跟前比画着，画家愣住了，画家接住这个





孩子的画作，他几乎是在那一刻屏住了呼吸。

而后，那个留长发的画家，终于发出了一声内心的感慨：“天才啊！天才！你的画谁教你的？”孩子用手比着指向了自己。

最后，画家把孩子这幅画拿到了画展上，评委们望着开满野花的铁轨旁，一条通向远方的铁轨，那条铁轨在阳光下，泛起了金色的光芒，而那些多彩的枕木，也泛着温暖的色彩，评委们无不拍手称奇。大家都想见一见这个小神童。

画家带着孩子的奖品来到了小站上，小站上早已不见孩子的身影，只有年轻的女人，她木然挥着手中的小红旗，她嘴里喃喃自语着：“儿子去了多彩的世界，那里有七彩的铁轨。”那个孩子，在忘情地作画时，被火车带走了。走时，他平静地握着一支笔，对妈妈说：“妈妈，别难过，我会在七彩的轨道尽头望着你。”女人惊奇地发现，儿子说话这么顺利，可惜，这只是儿子给妈妈的最后一句话。

此后多年，孩子的画作无人超越。

补 丁

城市中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将头发留得参差不齐，染成黄的、白的、红的、蓝的颜色。总之，怎么另类怎么染，怎么新潮怎么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酷。他们常常骑着各式各样的单车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飙车摆 pose。

我儿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天，儿子出去玩时，把一双牛仔磨砂鞋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他回家后沮丧地递给我说：“妈妈，扔了吧。”我默默地接过那双鞋，那是我花二百八十元买的，穿了不到一周，我能不心疼吗？

我拿着鞋来到小区门口的鞋摊上，年轻的小伙子说，没法了，实在要修，只能换底换面了，还不如买一双新鞋子。

紧挨着年轻人的老师傅发话了，他和善地接过鞋子说，让我试试吧，兴许能修。不过，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让这两只鞋都打上补丁，这样子对称一些，而且不影响美观。看来，也只有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我放下鞋子走了。